

手心里的年味

蓝飞燕

今年,我们决定过“逃跑年”,从常态化的节日景区,逃向潮汕一场带着蒸汽和锣鼓声的年。当亲戚笑着说“福气不是印在年画上的,它藏在蒸笼的白汽里,粘在捏糍子的手指上”时,我们才忽而明白:真正的年味,原来是要用双手去接的,用心去感受的。

天井里摆起了长条凳,青竹篾被浸在清水里,阿嬷顺手一捞,动作利索,于是几根篾条在她手里像个听话的小孩,瞬间绕成了圈。小孩子学起来有点难,篾条在手里七扭八扭的,不听使唤。可阿嬷却很容易用细麻绳缠住它的节点,灯笼骨架马上就成了,像个厚墩墩的南瓜。

红纸是原先糊窗户剩的,韧性强,透光也好,米浆糊上去,纸面变温柔了,服服帖帖地抱着竹骨。阿嬷从针线筐里抽出毛笔,蘸饱墨,认真写着,墨迹在宣纸上渐渐晕开,显得肥嘟嘟的,倒是十分可爱。

“老话说,竹报平安,纸映红光。”阿嬷对着未干的墨迹轻轻吹气,“晚上点起蜡烛,光透过这字,满屋子都是福的影子。”

真正的热闹,是听得见脚步声的。声音从巷口如滚雷般涌来——“咚!锵!咚!锵!”。我们使劲挤进人堆里,看见一队“梁山好汉”正破开晨雾。英歌舞来了。领头的“头槌”,面绘脸谱,双目如钉,双槌挥动似挟风雷,踏步沉实而精确。几十条汉子随之呐喊,木槌相击,嗒嗒声疾如骤雨,密匝匝的,和锣鼓声拧成了一股绳,狠狠抽打着凛冽的寒气。

那舞姿毫无取悦的柔媚,只有嬉戏般的古拙与悍勇……孩子忽然扯我衣角:“妈妈,他们胸膛里头,是不是也藏着个小鼓在敲?”

我心里一惊。对啊,那鼓点或许本该藏在每个人心里,只是都市的喧嚣常把它盖过了。

年三十在清晨祭祖,当天灰蒙蒙亮时,八仙桌已擦得乌亮乌亮的。三牲、粿品、鲜果摆得很有仪式感,鸡头必朝祖龕,鱼身要完完整整,红桃粿尖上那一点胭脂红,必要齐齐向上。男人们低声祷祝,那份恭敬不在言语,全在低头弯腰双手合十的细节里。我悄悄告诉孩子们:“请老祖宗尝尝,今年家里的新米和新油,请他们放心,我们过得越来越好。”

午后,厨房里开始忙活起来。红桃粿的香气弥漫得厚实实的,让我们想大快朵颐一番。阿嬷将胭脂红的米团捏成窝窝,塞进炒香的花生虾米糯米饭,虎口一收,木印在桃尖轻轻一磕,喜盈盈的寿桃就大功告成了。孩子学得极认真,捧出个鼓鼓的“小包袱”,鼻尖还沾着白粉。阿嬷接过来,照样端端正正盖上红印:“不得事,重在参与,糍会更香呢。”

守岁夜的工夫茶是压轴戏。阿公



拿起朱泥壶,“关公巡城”转几转,“韩信点兵”点点匀。第一杯敬天地,第二杯奉阿嬷。茶很烫,小口啜着,苦味在舌尖慢慢回甘,凝视白气从杯口袅袅升起,一年的疲惫便也散了。

零时爆竹劈劈啪啪振响。阿嬷端上了碧绿的七样羹:“食了这羹,添岁添寿。”热汤入喉时才深有体悟,福气原是要亲手去够的。它藏在阿嬷的手作里,震撼的英歌槌中,祭祖的青烟上,红桃粿烫手的“啾”声间。这一代代手心相传的温度,才是年最深的根。而我们,接住了。

冬日时蔬慰风尘

彭晔

寒冬,顶着北风推开家门,一身寒气还未抖落,厨房里暖黄的灯光和隐约的动静,便先迎了上来。菜刀落在砧板上的“笃笃”声,间或夹杂着砂锅盖子被蒸汽顶起又落下的“噗噗”轻响。还未见其形,一股混合着土壤清气与食物本味的暖香,已丝丝缕缕飘过来。

这香气的源头,多半是来自那些不起眼的冬蔬。它们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厨房的一角:几颗敦实的黄心乌,叶片肥厚,一层层紧紧地包着,像裹着青绿色棉袄的胖娃娃;两三根白萝卜,还沾着点儿湿润的泥,通体莹润;或许还有一把霜打过的矮脚青,叶子墨绿得发黑,叶柄却白嫩肥厚。

冬日的蔬菜,与春夏秋三季的,气质截然不同。春夏的菜蔬是喧哗恣意的,带着一股子鲜嫩劲儿,黄瓜顶着黄花,西红柿胀得通红,豆荚一串串地垂着,生怕人看不见它们的饱满。而冬蔬却是沉默内敛的,甚至有些笨拙。它们没有艳丽的外表,也少扑鼻的异香。它们是在秋风渐紧时,将生

命的元气从张扬的枝叶和花果中,悄悄地收回根茎里,储藏到肥厚的叶片中。它们是土地在寒冷季节里,最深沉的积蓄,最朴素的承诺。

母亲料理这些冬蔬格外耐心。乌塌菜一叶叶掰开,在清水里漾,洗去夹缝里的沙土。萝卜用刀背轻轻拍裂,再切成不规则的滚刀块,说是这样容易入味。矮脚青则用手指掐一掐叶柄,择去最外一层略有风霜痕迹的老叶,只留那最嫩的心。这些动作她做了几十年,娴熟而安宁,仿佛不是在准备一餐饭,而是在进行一种与季节、与土地对话的仪式。

最动人的,是看它们在锅中蜕变。热油滑过锅底,花椒炸出辛香,“刺啦”一声,掰好的乌塌菜倾入。墨绿的叶片遇热,瞬间变得油亮柔软,像被唤醒了沉睡的春意。清炒只需一点盐,便甜糯满口。萝卜与排骨同炖,在文火耐心地催促下,它那点生辣的“脾气”渐渐化尽,变得通透绵软,吸饱了肉汁的醇厚,自身那份清甜反而愈发凸显。矮脚青与冬笋片、年糕同炒,是江南人家年节前的味道,青白相间,糯韧相宜,一口下去,是清鲜,也是丰足。

窗外或许寒风正劲,但屋内灯光温暖,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。一家人围坐,手中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,就着这一两样简单的冬蔬。无需山珍海味,就是这朴素的、来自大地深处的滋味,便足以将一日奔波的疲惫、世间烦扰的风尘,妥帖地安抚下来。

这慰藉实在而具体。它不仅是肠胃的饱足,更是精神的归位。在崇尚繁复与速成的时代,这些冬蔬以其本真的模样提醒我们:最深厚的滋养,往往有最朴素的来源;最温暖的守护,就藏于最寻常的烟火之中。它们历经风霜而愈加甘甜,仿佛在诉说:生命真正的力量,不在于和暖的顺境,而在于在寒冷中懂得储藏,在简单中活得饱满。

饭毕,捧一杯热茶,看着桌上空了的菜碟,心中是满的,便觉得,我们每个人,也像一株行走在岁月里的“冬蔬”。总难免遭遇生活的寒流与风霜。而能在心底为自己、为所爱的人,守着一份“乌塌菜”般的柔软,“萝卜”般的通透,或“矮脚青”般的清韧,能用这朴素的心意,炖煮出一锅足以慰藉风尘的温暖——这或许,便是平凡人生里,最踏实也最珍贵的修行了。冬日漫长,幸有这些沉默的时蔬,以一身风霜,换满口回甘,温暖着我们向春而行的路途。

岁末听钟

欧兢兢

在岁末的幽谧里徘徊
我静候那声穿越时光的钟摆
旧岁的风,轻拂过往的尘埃
将回忆的褶皱一一展开

那钟声,似老友的低语
在耳畔,把故事娓娓道来
有欢笑,如春日繁花盛开
有泪水,似秋夜冷雨飘摆

曾迷失在繁华的迷宫
被虚荣的枷锁层层锁埋
是钟声,敲醒沉睡的灵魂
让我在黑暗中找到光来

此刻,我站在新旧交替的站台
心中不再有迷茫与徘徊
旧岁的遗憾,化作前行的铺排
新岁的期待,如星辰闪耀光彩

听,那钟声悠悠荡开
似希望的号角在云间澎湃
我张开双臂,拥抱未来
让生命在岁月里绽放华彩



原创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